



有時我還是想念你

黃胤綸 文

2018/11/04

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把我放在肩上，我不喜歡雙腳懸空、手足無措的不安全感，但因為你的笑聲與沉穩的步伐，給了我新奇的視野且能四處亂晃，所以我漸漸習慣。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想念。

2016年4月

在全家人都最忙碌的這年，我與妹妹忙著準備升學考試，媽媽開始規劃退休、轉換生活重心，而你的工作產生變化、必須適應新的公司，家裡的關係稍微變得疏遠，但因為知道彼此都各自繁忙著，因此起初是如此的不以為意。

有天你說你的肩膀很痛，因而開始看診，當時我笑著叫你別再玩平板了，也許是個好機會放下這些折磨人的科技產品，但也並不是真的這麼想，只是希望在閒暇時間我們或許可以聊聊天，不過我知道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習慣，所以也不曾認真的期待些什麼。

2016年7月

儘管開始接受治療，你的肩痛非但沒有好轉，反而加劇惡化，看著你竟痛得彎下腰來，我幾乎不忍凝視你的背影，但還是一直告訴自己，那是曾經能夠負荷我的強壯肩膀呀，不會痛的、會好的。

從這時起我真正體會到現實的殘酷，現實告訴我們過去全是誤診，你因而住進了更大間的醫院，接受更多的檢查、針管及藥物，甚至進行了威脅生命的手術，幸好我已忘記手術期間，折騰了長達16、7個小時的心情及如何熬過，只記得萬分坐立難安。

其實，那陣子不知道是因為醫院空調的溫度還是醫生口氣的冰冷，在醫院、家裡來回奔波與陪伴你一整個月後，我發現我開始對很多事情沒有感覺，醫生或他人置身事外的冷言冷語都沒辦法波動我的情緒，我只希望你能夠恢復健康、陪著我長大。不過奇怪的是，那時任何陌生父女稀鬆平常的互動都可以輕易的惹哭我。

2016年12月

順利接受手術後，我們又回歸了正常的生活，運行在各自的軌道，但家人間的關係密切許多，你陪著我搬進大學宿舍時，我暗自許下你能夠陪著我到又搬出宿舍、畢業、最好能到好久以後的願望。

在開始轉涼的一天，你的肩痛又復發了一陣子，只好回到醫院看診，沒想到卻是下一個噩夢的開端，診治出你原來是得了較少見的膽管癌，是末期。肩膀的痛是癌細胞轉移，骨頭都被吃掉了。

醫生表情淡定的令人打顫，語氣堅定的讓我們語塞，忘記你當下故作鎮定的問了什麼，因為我那時好像什麼都聽不見了，只記得後來你又常常住進醫院，媽媽忙得讓人心疼，而退休計畫早已被打斷，我雖然待在學校卻好希望能幫忙分擔壓力，只能慶幸當時有不顧你的反對去打工，因此那幾個月的生活費能夠全靠自己。

12月7日我打工完回家後與妹妹單獨慶祝19歲生日，那是我第一次在生日當天只能隔著視訊螢幕見到你，而我許的三個願望都是盼你能重獲健康。你知道我從小就特別期待生日，可能在前一周就吵著要吃什麼蛋糕，因此撐著疲憊的身體到對當時的你來說很晚的十一點，為我拍著手唱生日歌曲。

還記得十歲生日那天我非常興奮，你問我為什麼這麼開心，我說遇到整數當然要開心呀，下一次要等到20歲了耶，你笑著說到時我就成年了，你應該可以輕鬆很多。而實際上，在我變成20歲的那天你的確輕鬆很多了，但也離我好遠好遠。

2017年6月

到後來別說幫我搬宿舍了，你瘦削的簡直完全離不開拐杖與輪椅，次次化療讓你的體力每況愈下，你勉強支撐著高大骨架的身形總顯得相當單薄，我握住你纖細的手臂感覺到脆弱與無奈，總很難再想起過去能一把抱起我的你，取而代之的是學會接受這個眼前需要我攙扶的父親。

那一刻，我意識到家中的支柱真的「暫時」倒了，好希望自己能學會長大，越快越好。

「路上車子很多，騎車小心。」是你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，某個科目的期末考進行到一半時，上天如此宣判著，你突然的休克被送進加護病房，正在搶救中。

趕去醫院的一路上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，好希望前一天能多擁抱你一點、能多聊些什麼，我甚至後悔為什麼要提早去打工？早知道整個晚上待著也好，忍不住又憶起過去強壯的你，怎麼可以這樣輕易地倒下？

那天起，你住進加護病房、嘴巴插上管子，有時情況好一點，你可以比手畫腳與我們互動。但醫生說很少有這麼頑強的病人，明知道呼吸器的重要性，卻一直想吐掉，也總是著急的訓練自己期望能擺脫呼吸器。但令人心碎的是，從那天以後，我真的再也沒有聽見你的聲音，就算你多麼努力病情都沒有好轉。

2017年7月9日

那是風和日麗的下午，我們配合加護病房整天中唯二的探訪時間，在正中午抵達醫院，但那天車位特別難找，大家格外的心急，畢竟晚一分鐘到，能向你說話的時間就少一分鐘。後來終於找到車位我卻立刻接到電話，「.....你爸爸在剛剛12點30分走了」我記得我當下說怎麼可能，手抖個不停，我忘記是怎麼跟身邊的家人轉述的，只覺得想回到過去，想回到有爸爸擋在我身前的過去。

但現實是我扶著媽媽走進醫院，看著大家在哭，我卻鎮定得嚇人，直到隔天忍不住點開以前的影片，一聽見爸爸的聲音才潰堤，忍了快兩天、聽了這麼多令人傷悲的話都硬撐著，可是你熟悉的語氣一響起，明知道奪眶的眼淚喚不回你却仍無法收回，我只能安慰自己還好那時媽媽與妹妹已稍微振作。

2018年8月

度過了第二個沒有你的父親節，去年的自己脆弱的什麼都不敢想，只選擇假裝遺忘這一天，今年雖然還是沒有提起，但我想真誠的謝謝你。

謝謝你一直把我呵護在手心上，極少讓我搭車、走路，總是不辭辛勞的接送我。謝謝你陪了我這19年，鮮少責備我也總拗不過我的撒嬌，順著我的意好多次。謝謝你在生病以後首先想到的是怕耽誤了我們的暑假，但我真想親口告訴你，如果可以我真心願以兩個月的假期換現在能跟你相處一天，哪怕是一餐的時間都好。謝謝你堅強的面對所有我們都痛恨的針管藥物，在我問你累不累的時候，總很用力、很用力地握住我的手，試圖告訴我你還是以前的你。

2018年11月

打著這篇文章的此時，我逼迫自己去回想一、兩年前的事情，這才發現你真的離開我們好久了，想起你轉動鑰匙開門的特殊頻率、想起你心愛的平板遊戲跟高爾夫球具，還有好多好多屬於你的事情都許久沒有發生過了。

在夢裡見過幾次面，我相信你現在也過得很好，雖然不在我的身邊，未來也不可能參與我們曾幻想過的那些，但還好以前的我們仍完整的被封存在回憶裡，就算我們沒有現在或未來，但當我想你時，我也能回頭在過往找到你陪伴我的身影，我想你一定都還在吧？

創作性心

就當作是一個紀錄、紀念，以免長大後的我什麼細節都想不起來，因此終於提筆寫下最心痛的事，聽起來好像經過很久了，但所有回憶企圖用文字撰刻下時仍顯得歷歷在目，心如刀割甚而顫抖。總之，所有人都好好珍惜、擁抱家人吧，這是最想說的。

縮圖來源：黃胤綸攝



記者 黃胤綸



編輯 鄒典儒